



# 人生觀論戰之回顧

張君勸

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四年間，因為我在清華大學的一篇講演——

「人生觀」引起了國內學術界之大爭論，參加者二三十人，各人所做的文章，合計起來有二十多萬字，並且有兩種集合的出版物，一為「科

學與人生觀」胡適之先生集，在上海亞東書局出版，一種叫「人生觀之論戰」是我自己所集，上海泰東書局出版。這件事到現在正是十年

確可以替他做個紀念，假定政治上國家的開國是值得紀念，那末，思想上的爭論，我自己是參與的人，也應該回顧一下，其理由有三：

第一、攷察自己所說的話，十年前與十年後有無變更或錯誤，此點在下文名為「自己的回想」。

第二、攷察同我辯論的人給我一種什麼印象，從他們的言論，看到他們在現代思潮中派別是怎樣，此點下文名為「對於國內同時代人思潮之感想」。

第三、對於思想界以後所應開展之路徑怎樣，此點在下文名為「學術界開展之途徑」。

## 一 自己的回想

當時我的題目叫「人生觀」實在自己要說的話，就是人生 (Human Life) 與自然界不同之點何在？我說了好幾點：(一)科學客觀的，人生觀主觀的；(二)科學為論理方法所支配，而人生觀則起於直覺；(三)科學可以用分析的方法下手，而人生觀則為綜合的；(四)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，而人生觀則為自由意志的；(五)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，而人生觀起於人格的單一性。我當時腦子內所有的「科學」二字，實在是指自然科學，不是指全部科學，因為自然界纔能同人生對立來說。假定有人來問我對此問題，現在意見如何，我可以明白答覆，「人生觀」(Lebensanschauung) 之名，本於倭伊鏗所著之大思想家之人生觀，是指哲學史中各家對於人生與宇宙問題之答案，其為主觀的，毫無疑義，我的老師重視大思想家之創造力，我是的確受他這方面的影響。然以人生觀與科學對比，倭氏本無此說，我當時自己所想出

96184 來的。我現在想想，人生觀是思想家對於人生之答案，科學是科學家關於宇宙現象研究之結果，這兩樣雖可拿來對比，而對象上之不同不甚明顯，故這樣的題目，現在我自己也不贊成了。盧梭對於他的獲獎之文

——美術與科學能否促進道德——曾說過：「充滿了熱與力，但是全無論理與次序。」我回頭看看，這篇文章雖不至如盧梭所說的無論理與秩序，然對於「人生自由」之擁護，不免過於充滿了熱與力。話雖如此說，在大根本上人事界與自然界兩方之不同，我現在仍絲毫沒有變更。現在不用拿自己的話，來說明人事界與自然界之不同，我姑且借用

美國學者柯亨（Morris Cohen）的一篇文章，——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——內面他說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異點如下：

第一、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是意志的行為與價值判斷，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如因果關係。

第二、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為具體的歷史的事件，自然科學所研究的為自然界的事件中之抽象或重複的情形。

第三、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為文化或曰社會的傳統習慣，自然科學則與文化，與社會傳統毫無關係。

柯亨氏又發出一個問題——社會科學公例之有無？他曾經說過，社會現象中即使有許多相同處（Similarities），但不能承認相同者即是公例（Laws）。他並且說：『社會現象，儘管是受因果關係的支配，但在有限時間中之有限心靈方面說，不能說他呈現什麼公例。』

他又說：『假定有人以為社會科學與物理學一樣，能發見許多確定公例，那麼我請他替我們編成一本社會科學公例表，拿這社會科學公例表與自然科學公例表，互相比較一下，看看他們數目的多少，公例的確定性如何，公例之普遍的表徵性如何。』這句話的意思，無非說社會科學內的公例，萬萬趕不上自然科學內的公例。

柯氏這篇文章說社會科學中無公例，也猶之乎同我所說的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是一樣的，但並沒有聽見美國思想界罵他看輕科學，罵他玄學鬼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這是因為中國和美國兩方學術界空氣不同的緣故。中國和外國接觸後，我們最驚奇的就是西洋的科學，他心目中的所謂科學，乃是飛機，大砲，輪船，乃是電話，無綫電等等實用的東西，高一層就是知道所謂科學方法，或者說拿出證據來，在這種空氣之下，有人來說人生問題不受科學支配，人家就疑心他（一）是反對科學，（二）是提倡玄學，（三）是反對西洋文化，這是一種思想的幼稚病，本不足怪。

我當時所以提出這問題的理由，可以分三點來說：（一）中國接受西洋思想，西洋科學年代，也不為不久，遠點說，推到曾文正，左文襄，李文忠在上海設製造局，在福州設船政局起，近一點說，從戊戌後，各省設立大學中學起，我們接受科學，至少也有好幾十年，我們應該拿一種思索（Reflective thinking）的精神，和批評的精神來想一想科學本身是什麼。科學的本身，就是知識，知識的對象有兩種：（a）自然界，（b）人

生，這兩界之中，屬於自然界有天文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諸學，其屬於人生界有社會學、政治學、經濟學、歷史學，最後還有一種完全屬於人的心靈的叫心理學。這種科學中，何以天文學、物理學的公例最可靠，生物界公例比較可靠，而人事界的公例之可靠性最差？假定我們的思想家肯從這方面研究，然後能認識科學之真性質，公例之真性質。這種問題，西洋人也有人提起，但是我感覺他們還沒有系統的說明。(一)科學這件事，是關於自然界及人類社會的知識，雖然他們是同樣的知識，但這裏面有個大問題：一面是自然界，這面公例為必然性所支配，一面是人事界，人類是有意志的，是有自由的，既有意志有自由，所以他們內容很複雜，不容易查出公例。我現在不是說人事界內面自由是如何，物理界內面因果是如何，而是說惟其有自由，所以科學不能發展，惟其是因果，所以科學的工夫能做。要知道康德是提出這個問題的人，其他與康德抱大同小異的意見的也不少，我那時提出這問題，不過是拿人家的老話，重新說了一遍，實在也不是我的創見。(二)科學既是知識，說到科學，就不能不說到科學之前提：(甲)人類何以有知識？知識是外界事物本身以內之公例呢，還是人類精神的產物呢？(乙)科學所以稱為科學，因為他能發見公例，公例發見，又以因果關係為前提，何以自然界中因果關係能支配一切，而人事界中不能？這種問題，在西方科學發達的國家中討論已久，我們萬不可不聞不問，而終於落人之後。

以上三點，是我提出人生觀問題的時候同時聯想的三件事，想從

這三方面起，可以使我們的思想界有一種目標，大家可以向前進行，或者我們的思想史上，可以開一個新局面，換句話說，我們不單接受西洋科學中之現成結果，同時，我們須能夠對於科學本身，或者說對於科學的前提，加以思考加以批評。這一點願望，可以說在已往十年中，很少實現，并且很少有人向這方面做工夫。

在我的自己回思內，有一句話要聲明，就是對於科學的態度。科學這東西是十六世紀以來歐洲的產物，也是人類的大發見，關於天文，關於地理，關於物理化學，關於生物學，在其中發見許多的大秘密，為人類二千多年來所不能想像的事，世界人類既因科學進步而大受益處，尤其是中國幾千年來不知求真，不知求自然界之知識的國民，可以拿來當做血清劑來刺激我們的腦筋，來趕到世界文化隊內去。中國唯有在這種方針之下，纔能復興中國的學術，纔能針砭思想懶惰的病痛。我說這種看重科學的話，並不是要我們國民單接受西洋兵艦、飛機、無線電，就算了事，是要我們國內科學家能够做牛頓，能够做愛因斯坦，能够做達爾文，換一句話說，是自主的科學思想，不是受動的科學思想。康德批導哲學中之問題，是數學何以可能？自然科學何以可能？形上學是否可能？我們受過康德的洗禮，是不會看輕科學或反對科學的。我近來很想在歐洲各國調查其科學發展之成績，以為我國借鏡之資，在我的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一文中，說得很詳細，無庸再在這裏細述。

## 二 對於國內同時代人思潮之感想

回顧當時參加者的論文，各人主張不一，有調停派如梁任公、范壽康，其中最能代表中國這個時代的思想，可以說有三篇文章：第一篇吳稚暉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，第二篇是胡適之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文集的序文，第三篇是陳獨秀對於論文集的序文，其宗旨是提倡馬克斯唯物史觀。在這三篇文章內表現他們的思想，吳稚暉是一個樸素的自然主義者，他自己說，世界的開展是一個黑漆一團的宇宙，他說世界上不外兩種東西，一種叫質，一種叫力，這種話與十九世紀之中德國的布希納（Böcher），赫克爾（Haeckel）一鼻孔出氣，在這種承認世界上只有質與力的人，看此宇宙是很簡單，不過質與力的變化，何以從質與力而能達到生命，何以從生命又達到心思，這種複雜的問題，在他們看來，都可以拿質與力來解釋，人家所承認為最困難的問題，在他們看來，簡直沒有問題。布希納的書在德國銷行廿餘版，現在這本書很少有人提起了，自然吳先生黑漆一團的宇宙，在我們現在思想幼稚的時代，當然應該有的一篇文章罷了。

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序文內提出好幾條新新、人生觀：

- (一) 根據於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，叫人知道空間的無窮之大。
- (二) 根據於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的知識，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之長。
- (三) 根據於一切科學，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，皆是自然的——自

已如知的——正用不着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。

八

(四) 根據於生物的科學的知識，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——因此，叫人更可以明白那「有好生之德」的主宰的假說，是不能成立的。

(五) 根據於生物學、生理學、人種學、社會學的知識，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，他和別的動物只有程度的差異，並無種類的區別。

(六) 根據於生物的科學及人類學、人種學、社會學的知識，叫人知道生物及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和演進的原因。

(七) 根據於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學，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現象都是有因的。

(八) 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，叫人知道道德禮教是變遷的，而變遷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學方法尋求出來的。

(九) 根據於新的物理化學的知識，叫人知道物質不是死的，是活的，不是靜的，是動的。

(十) 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，叫人知道個人——「小我」——是要死滅的，而人類——「大我」——是不死的，不朽的；叫人知道「為全種萬世而生活」就是宗教，就是最高的宗教；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「天堂」「淨土」的宗教，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。

在這篇文章內看起來，他不是一個杜威的學生了，乃是十六十七世紀時之自然主義者，十六十七世紀的科學家，哲學家都以為「自然」這名辭，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，有所謂自然公例，自然狀態，自然宗教，自然權利諸說。在當時天文、物理學發達，在此純粹的自然界中，既經有如此

的成績，當然有人拿這方法推廣到人事宗教方面去。所以當時宗教方面，不相信舊來的神學，而相信自然的宗教(Natural Religion)，在政治方面，推及到國家成立以先之狀態，名之曰自然狀態，而有所謂社會契約論，自然權利等說。這種思想推倒傳統宗教，推倒傳統政治，當然是種好處，但是拿時代來說，我們現在生在二十世紀，我們不是應該拿歐洲十七世紀的思路，再重複一下，又從十六十七世紀向前到二十世紀呢，還是我們拿自然主義限之於純粹自然界，至於社會人生方面，另外求一種解釋去解釋呢？換句話說，自然主義或者說自然界所適用的機械主義，近年在物理界內因新物理學發生，已經搖動，人事界更不用說了。所以我看胡適之先生的思想，是在採取自然主義以排除迷信，排除舊習，與伏爾泰一般人的宗旨完全相同，胡先生的滑稽文，更與伏爾泰相似，至於這主義能不能解釋宇宙一切現象，胡先生把他忘了。

陳獨秀序文的意思，是借科學與玄學的討論來提倡唯物史觀。他認為所謂自由意志，所謂個性，所謂道德，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，原來馬克斯的所謂唯物史觀，就是說歷史變遷的原因在生產關係，而不在內心的思想。生產關係是下層構造，道德，學術，政治是上層構造，上層構造不過是下層構造之反射。用這種方法來說，自然是思想不足貴，道德不足貴。他們的最後一句話，是階級鬥爭，認為全部歷史不過是階級鬥爭的發展。老實說，這種學說之動機，不在成立一種學說，而在促進社會革命，所謂道德，在世界上本來是種很根本的現象，在他

們看來，變為生產關係之附庸。所以獨秀說：「你們提倡道德，不知南洋野蠻民族，有因為父母年老，拿父母拋在野地，讓野獸去吃，在我們因為人類有道德，所以愛護他，發展他，他們看來，道德不過是強有力的階級壓迫弱小階級的工具。」如此說來，階級性成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學說不同的根本，其結果不過是互相謾罵一番，那裏是談學理？大家知道馬克斯是最善於罵人，他罵英國的邊沁為十九世紀普通資產階級理智的預言人，罵陸克為新資產階級之代言人，其他類乎此而更狠毒的話，不勝枚舉。假定同他們辯，他們還我們一句話說：「你們是資產階級。」所以也不必同他們辯了。

從以上三個人的言論看來，和世界上海他們思想史比一比，第一，可以比希臘宇宙思索(Cosmological speculation)的時代，還不是蘇格臘底「知道你自己」的時代，就是他的目的還只有外界的宇宙。第二，可以比初期自然科學發達時代，自然界機械主義支配一切的時代。在這種科學剛開始之日，當然唯物主義也就跟着來，譬如十七世紀英國有霍布斯，十八世紀法國有特拉曼脫里(De La Metere)。霍布斯拿機械主義解釋政治，特拉曼脫里拿人類當為機械人，至於法國唯物主義的發生，較英法為遲，因為最初有蘭勃尼茲(Libenz)開創德國哲學，其後又有康德，黑格爾，菲希德諸人繼起，所以，唯物學說，一直到一八四八年後纔流行，我可以簡單說，自然主義，唯物主義是各國思想界中必有的階段，在這階段中，一定相信物質是真的，思想心靈是假的。但

96188 是，我們看來英國最普遍的思想，還是經驗主義，而不是霍布斯的唯物主義，德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唯物主義盛行後，接着就是回到新康德學

派的運動，於是新康德主義便發生了。在我們今日之中國，正是崇拜西洋科學，又是大家想望社會革命的時候，所以唯物主觀的學說，在中國能如此的流行，是不足為奇的。但是，恐怕不到幾年後，這種思想，也就要過去了。何以故呢？因為唯物主義，表面上所爭的是物質是最後實在(Ultimate Reality)問題，實則所爭的並不是物質是否最後實在問題，他們的意思是要拿這種主義，排斥傳統的宗教，排斥傳統的政治，排斥傳統的學說，換句話說，要在唯物主義中求新的生活標準，但是學術、宗教、政治問題，決不是物質二字所能解決，這是很明顯的事。所以，過些時後，在唯物主義者的自身，假定他的革命成功後，他就不再堅持這種學說，就是革命不成功，拿唯物二字解決一切學術、宗教、政治問題，是人類精神上不能滿足的。所以，過了一個時期，這種思想，便成過去了。

### 三 思想家今後開展之途徑

說到以後思想開展之途徑，自然各人有各人立場，吳稚暉有吳稚暉的思路，胡適之有胡適之的思路，陳獨秀有陳獨秀的思路，各人的立場既然不同，他指出來的途徑，自然也不同，所以在我指出途徑以前，先說明我個人的立場。要知道一個人對於社會提出一種思想，是對於青年，對於學術有重大影響，換句話說，提出一種思想方向是有重大的責

任，所以提出思想方針以前，自己對於提出思想的幾個前提，不能不想一：

(甲)在橫的方面來說，應該問他的思想是否能包括宇宙中各種現象，譬如說世界上只有物質，這個立場就不包括生命和心靈，再進一步來說，譬如知道求真的重要，拿「真」做學術界之最高標準，那是不是對於「善」忽略過去？換句話說，就是忽略道德。所以提出思想以前，第一，要問對於知識是否偏重一方面，而忽略其他方面？第二，是否只知道有知識而忽略道德？

(乙)在豎的方面來說，假定一種學說但能適用於革命，而不適用於普通狀態，這種學說也是偏重於一方面的，譬如提出階級鬥爭說，對政治方面固然能促進革命。并且拿歷史來證明，各國自然有階級之爭，但除了鬥爭以外，歷史上很有各階級能和平相處的時期，這一方面也是思想家不應該不顧到的。再換一方面來說，學說固然應該提出新穎的學說，但是我們祖宗傳下來的遺產，也應該有相當安頓的方法，因為思想是離不了各國的民族性的，我們無論如何要想發揮新思潮，終久總要回想到歷史上的舊思想是怎樣並且應該怎樣。所以，在豎的方面說，我們要提倡一種學說，是對於非常時期與普通時期同時要注重。對於外來思想之輸入與其舊思想如何消化，如何整理，也應該同時並重。

在我的腦筋內，時常把以上兩個標準反覆思索，所以我的思想不如國內其他思想家的辛辣和尖銳，這是我自己知道的，但我很清楚的

認爲思想界應負很重的責任。所以不能不鄭重點。

現在再回到本題上來說思想界開展之途徑，那末，有三點應該注意：

第一點，思想力之培養。

第二點，科學成績之追及與凌駕他人。

第三點，哲學之不可忽視。

(第一)思想這件事，在唯物派看來，他是物質之附隨現象，是不重要的，但是我們平心靜氣想一想，自有人類以來，如古代之鑽木取火，耕田而食，難道不是人類思想的發明嗎？近代的科學，工藝與技術之發明，又何嘗不是思想的產物？歐洲從十六世紀以降，直到現在，第一期的發明在天文物理，化學，第二期的在生物，心理，最近可以說又回到天文，物理方面來了，這裏面有多少思想家，科學家經過多少困難，且備多少精力，纔能有今日之結果，假定但依唯物派所言，拿殖民地的發見，工商業的發展來說明這種科學成績之由來，換句話說，但依物質條件來解釋思想家之工作，實在忽略思想本身之威權，最明顯的，就是近年科學家之注目點在天文和物理，究竟是由於何種生產條件之變更呢？歐洲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以來，有克魄雷 (Kepler)，格律雷 (Galilee)，牛頓 (Newton) 之科學，英倫 有霍布斯，陸克等之學說，大陸上有笛卡兒 (Descartes)，蘭勃尼茲 (Leibnitz) 之學說，這都是他們思想的活躍，然後有此結果，假令我們今後不在思想上求活躍之方法，在科學，哲

學方面，便一定沒有進步。思想力這件事，時而注意一方面，時而注意那方面，是不可思議的，我們應該培養他，訓練他，使他認識問題，然後進一步能發現公例。歌白尼因舊天文學之基礎，而發現地動之說，克魄雷又以歌白尼學說爲基礎，而發見行星軌道橢圓說，乃至於康德折衷英國經驗派與大陸派理性主義之學說，而有所謂批導哲學，可以說這都是思想家特出的與創作的產物。假定我們不知道培養這種思想，而但喊「發達科學」，恐怕科學終是不能發展的。最近國際聯盟知識合作社，派科學家，大學教授等組織專家委員會來中國考察教育，他們回去以後，編成一本報告書，有一段很重要的話，我把他譯出來：

「中國教育家之持論，每謂歐洲之所以有今日者，皆近代科學發達之產物，中國惟有採取各國科學與技術的設備，而後中國之文化，乃能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。

對於中國教育家之言，吾輩一致之答覆曰：中國之持論誤矣，今日之歐美，非近代科學與技術所產生，反而言之，惟有歐美人之心思，乃以產生近代科學與技術，且抬高此二者以達於今日之程度。在近代科學與技術發達之先，尙有若干時代如文藝復興，如理性主義與唯心主義時代，此各時代中歐洲人對於自身發展之可能，有所覺，且甘受一種理智的訓練，而後屆及創造與發明之時期，彼等能把捉自然科學與技術之秘密，且應用之於最有益處。」

我們對於哲學有興趣的人，十年來拿歐洲哲學界過去與現在的學說輸進中國，老實說，並不單是爲哲學，實在是想培植國民的思想力，先知道問題 (Problem) 所在，繼而求問題之解決，先認識問題，而後

96190 求問題之解決，不但哲學如此，就是科學也是一樣的。國聯調查團說：惟有歐美人之心思，乃能產生近代科學與技術。我們也說，惟有中國人今後心思之活躍，乃能產生科學與新文化之活躍。

(第二)就科學成績來說，我們在今日之中國是落人後的，我們乃倡為凌駕他人之說，或者國內不免有人譏為唱高調。我現在分兩方面來說：(甲)科學思想的發展，可以藥中國思想界之「囫圇吞」和「差不多」之毛病，換句話說，科學家搜集許多事實與證據以後，然後標出一種學說或公例來，這一種對於研究工作之忍耐力 (Patience) 與慎重力 (Cautionness)，與理智的忠實 (Intellectual honesty)，實在是科學家的美德，胡適之關於這方面提倡力量最多，我們不應該抹殺他，乃至於設科學研究所，設科學講座，都是發展科學的方法，也是不容忽略的；(乙)但是我以為要發達科學，不僅是科學家在試驗室或研究室的工作，應該找出科學發達的關鍵來，譬如法國的居維愛 (Cuvier) 曾經對於他當時的自然科學，加以歷史的攷查，並且指出已達到為何事，未達到者為何事。所以我的意思，我們的中央研究所應該拿一切科學如數學，自然科學，社會科學等所已解決的和未解決的問題，列為詳表，掛在各科學家的座右，使人家知道今後研究方向何在。科學精神，在法國十九世紀之初，便完全確立，後來德國將此種研究方法移到德國去，不及數十年，不但能如法國一樣，而且更能勝過法國，這內面的内幕，我們應該調查，換句話說，我們應注意科學發展的總關鍵，而不應該單

### 注意分門的研究。

(第三)至於哲學的不可忽視，在上面所述，可以說隨時有提到的地方，我現在再說幾句：科學的研究無論如何精深，總是一種分門的研究，一種專門化的研究，研究天文的人，不能再顧到物理，化學，研究物理，化學的人不能顧到生物學；研究生物學的人不能顧到社會科學，因為他的工作是分門別類的。在研究物理的人，可以僅僅知道機械主義，而不必知道目的論，在研究生物學的人，可以但知道目的論，而不必想到自由意志之說，至於研究社會科學與倫理學，那就不能不知道自由意志的學說了。這三種學說——機械主義，目的論與自由意志，都是哲學家的問題，而不是科學家的問題，換句話說，科學家只能給我們以部分的宇宙觀，哲學家纔能給我們以綜合的宇宙觀。哲學家的議論，好像是無中生有，好像發生種種無味的爭執，實在他是求宇宙裏種種不同現象，指出他們背後不同的原則，告訴我們他們內部的衝突，而同時要我們對於這種衝突的學說，設法來調和，來安排。我們如其願意對宇宙的一切現象，不管他，拿他攔起來，那就罷了，如其我們不安於這種部分的宇宙觀，那我們非從事於哲學之研究不可。胡適之先生曾經說過：自從物理學，生物學與夫各科學發達以後，哲學家的領域，為科學家所侵占，他的意思說，哲學家的飯碗已經打破，不能再存在了。他這句話可以說完全不懂哲學的使命在那裏，以後的中國思想家不但應該接受歌白尼，牛頓之遺產，同時也應該接受柏拉圖，康德之遺產。



最後，還有一句話，就是知識與道德的關係。科學家或注重科學方法之哲學家如英國羅素之類，他們注意於求真，而拋棄善的問題，他們惟認為科學是真，是有價值，至於善的問題，他們不願意談。羅素曾經有一段話：

「人類是種種原因的產物，此種種原因，不知其所欲達之目的為何，人類的起源，長成，他的希望與恐懼，他的情愛與信仰，不過是原子偶爾聚合之結果而已。無論何種熱烈的心火，無論何種英雄主義，無論思想與感情如何深密，不能保持個人生活於其死後。千百年之工作，各人之虔敬，各人之感動力，各人之天才，在太陽系全體死亡之日，終於滅亡而後已。總之，人類種種成績之大廟，其最後結果，總是埋沒於宇宙灰燼之下。以上各點，是無可疑義的，是已經確定的，反對這幾點的哲學，是不能希望成立的。」

假定所謂科學的哲學家告訴我們的，是人生毫無意義，如羅素所言，那不但社會組織的根據，完全喪失，而且人類生在世界上幹什麼？人

### 埃及以外的腰病療養院

腰病易成慢性病症，令患者萬分虛弱。至今日為止，此種病症尚無藥石可治，唯有飲食調度適宜，同時有乾燥溫暖而有日光之氣候為有效之治療劑耳。蘇聯士爾克曼尼亞巴列亞里於一九三三年特設腰病療養院一所，求治者短期內即恢復健康。本年離乾貝爾車站五公里，而位於卡拉孔姆沙漠中之莫拉加拉地方將設此種療養院一所。從此以適於醫治腰病，而以乾燥溫和而富日光自誇之埃及，不能專美於前矣。

類生在世界上，到底有無意義，我也不敢有確定的話答覆大家，但是我們活著一天，總得從「人生是有意義的」這句話出發，然後學術、道德、政治纔有寄託之處。羅素他們太重視求真，而拿善忽略了，所以有這樣的議論。或者現代自然科學發見各恆星內面熱力的散失，因而說熱力散盡的時候，就是世界死亡之日，羅素聽見這樣科學家的言論，所以他心不免發生這種悲觀，這就是求真的結果，拿人生的重心放到自然界內面去，所以有人類成績終歸於毀滅之說。假定我們反過來拿真與善並重，拿知識與道德並重，那麼我們有生命一天，就應該努力一天，應該向前求進步一天，自然不致流於頹廢。流於悲觀。這也是今後思想界的一個大關鍵，千萬請大家不要忽略，換句話說，以後的新思潮，新文化，新政治是建築在「真」「善」並重的基礎上，惟其覺得人生有意義，然後纔有振興文化，復興民族之必要。

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在嶺南大學講。